

〔清〕袁枚著
周本淳標校

小倉山房詩文集

上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清〕袁枚著
周本淳標校

小倉山房詩文集
上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小倉山房詩文集/(清)袁枚著;周本淳標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2006.6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7-5325-0186-8

I. 小… II. ①袁…②周… III. ①古典詩
歌-作品集-中國-清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
中國-清代 IV. 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20227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小倉山房詩文集
(全二冊)

[清]袁 枚 著
周本淳 標 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華成印刷裝幀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71 插頁 11 字數 1,336,000

1988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2,001—2,500

ISBN 7-5325-0186-8

I·74 精裝定價:180.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系 T:62662100



袁枚畫像
(據《清代學者像傳》複製)

袁明府枚

袁枚頓首



子修世兄足下四月中家人
從杭州轉接
手書知安好為慰僕病中
作明後年重宴瓊林鹿鳴
詩各十章豫次年壽蒼

袁枚手跡

(據《昭代名人尺牘》複製)

前言

一

清代康熙、雍正兩朝的慘澹經營，生產發展，民殷物阜，人才亦因之輩出，至乾隆朝號稱極盛。文士之中，享年之高，享名之大，交游之廣闊，生活之優豫，恐怕沒有一個能比得上袁枚的。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晚又號隨園老人。浙江錢塘縣（今杭州市）人。生于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三月初二日（公曆三月二十四日），卒于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十一月十七日（公曆十二月四日）。祖父袁銓、父親袁濱、叔父袁鴻都長期在外地做幕僚。袁枚出生時家住杭州大樹巷，七歲遷居葵巷，十七歲又遷，都是租賃而居。

袁枚天資聰慧，七歲受大學，論語於史中，並學作詩文，在隨園詩話中錄有他九歲時所作律詩的幾聯。他的一位寡居的姑母又經常給他講稗官野史，大大開拓了眼界，啓發了思路，豐富了知識。十二歲中了秀才（遺囑說十三歲，爲誤記，詩文多處可證），在當時被看成神童。十五歲補廩，十八歲浙江總督程元章送他入萬松書院肄業。他既學八股文，又學古文詩賦，用心不專，「四戰秋闈，自不愜意」。（與傅之秀才第二書）當時他叔父袁鴻在廣西巡撫金鉞幕中，乾隆元年（一七三六），祖母請人帶他到了叔父那兒謀尋出路。叔父帶他去見金鉞，金鉞面試銅鼓賦，他操筆立就，文彩斐然，金鉞大加賞識，留他

在衙門裏住了三個月。正值朝廷徵博學鴻詞，這種科目本來專爲網羅海內久負時望的老師宿儒的。金鉉却專札保舉二十一歲的袁枚，並且送一百二十金「遣人護送至京」。（遺囑）這一年應考的近二百人，袁枚年紀最輕。雖然沒有考中，但名聲却傳開了。在京師處館一年，專攻八股文。乾隆三年（一七三八）中式順天鄉試。次年中二甲第五名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旋告假回杭州完婚。這是袁枚青年最得意的時期。

但好景不長，袁枚因習清書不合格，三年散館，揀發江南做知縣。驟從翰林清貴改授知縣，一般人都認爲大不幸，袁枚也不免牢騷。但他家世幕僚，父親精于律例，他決心做一個循吏，有所作爲。先後在溧水、江浦、沐陽、江寧四縣一共六年，成績卓著。初任溧水，父親怕他年輕不會治事，化裝到溧水探聽，羣衆都稱讚是「大好官」，父親才高高興興地去縣衙看兒子。沐陽是多災地區，袁枚盡心救災修水利，指導讀書人作文作詩，官聲很好。今天還有他當年手植的藤槐爲紀念。袁枚還總結做州縣官的經驗寫成一卷州縣心書，被許多地方官借做參考。

當時尹繼善任兩江總督，是袁枚的座師，他很欣賞袁的才能，保薦袁枚做高郵知州，部駁不准，適老母患病，乞養歸山。這是袁枚第一次辭官。過了三年，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赴陝西，未及一年，父親死了，他回家守制，同時上書請求終養。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他三十九歲，部裏批准了他的要求，從此就結束仕宦生涯。

袁枚在江寧知縣任上花三百金買了隋織造的廢棄了的隋園，稍加整理，改名隨園。辭官以後，優

遊園中，以作詩賦自娛。他憑藉翰林的聲望，詩文的才華，加上隨園的景色，廣交名流，上至達官貴介，下至各行各業，「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姚鼐墓誌銘）影響也就越來越大。「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水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姚鼐墓誌銘）

隨園的興建，交游的招待，都需要經費。袁枚除官俸節餘外，主要靠賣文和達官貴人的餽贈。一篇傳志有酬至千金者。同時他又善于理財，所以到死前家產積累至三萬金，一般文士是不可想象的。袁枚母親享年九十四歲，袁枚六十三歲時，母親才去世。當時袁枚最大的心事是沒有子嗣，六十歲時，過繼弟弟之子阿通，六十三歲終于生了阿遲。此後他除了和友朋應酬外，一年有半年出游。揚州、蘇州、杭州、黃山、廬山等距離不太遠的地方自不必說，還南到廣州、海南、桂林，東南到福建、武夷。浙江天台他就游了三次，最後一次已經年過八十。姚鼐說他「足跡遶東南山水佳處皆遍」，是一點也不誇張的。八十二歲，死于痢疾。

二

我自挂冠來，著述窮晨昏。于詩兼唐宋，于文極漢秦。六經多創解，百氏有討論。八十一家

中，頗樹一幟新。（送粉拙修）

袁枚自詡著述「頗樹一幟新」，拿他和同時的讀書人比較，他確實有他獨特的世界觀和生活愛好。誠如李憲喬在隨園詩贊裏所說，袁枚有點「倖今無徒，儕古少類」。他自述：「孔鄭門前不掉頭，程朱席上懶勾留。」（遣興）當時考據之學風靡士林，他公開鄙而不爲。（可參答惠定宇書、答定宇第二書、與程戴園書等）而袁枚自稱「六經多創解」亦非瞎吹。試讀其答李穆堂先生論禮書、策秀才文五道、論語解四篇，就可了然于胸中。高談性命，標榜程、朱，那時和科舉制度血肉相聯，袁枚却爲文痛詆所謂講學之風。（見與是仲明書、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等）逃禪佞佛，也是文人「雅尙」，彭尺木力勸袁枚信佛，袁枚和他反復辯論，認爲「佛者九流之一家耳」，不足崇信。（見答彭尺木進士書、再答彭尺木進士書）

士大夫心雖好貨，總是口恥言錢，袁枚却自稱：「解愛長卿色，亦管陶朱財。」（秋夜雜詩）他不但諱言好財，而且從財貨來探索時代的升降：「余讀左氏，不禁嘆曰：世運盛衰，其以財貨爲升降乎？」（讀左傳國策）對男女之情，袁枚公開宣揚「袁子好味好色」。（所好軒記）上司批評他爲縣令在風情方面不够檢點，他上書強調男女之情人之大欲，不必多管。（上台觀察書）沈德潛不選王次回的疑雨集中詩，他寫信批評：「孔子不刪鄭、衛之詩而先生獨刪次回之詩，不已過乎！」（再與沈大宗伯書）程魚門勸他刪掉詩集中的風情之作，他不以爲然，以爲詩經裏也不乏這些內容。

長期以來，人們把性和情看成對立的，主張寧欲以明性。袁枚却主張「人欲當處，卽是天理」。（再

答彭尺木進士書）在書復性書後一文裏，他大談即情求性的主張，認為情欲是合理的，並因此推而至于論政論人。他認為凡是過分矯情，不顧人情的自然要求，流弊將難以估計。這在儉戒、嚴敵、清說等文中都有發揮。他十四歲寫的郭巨論就極力抨擊郭巨埋兒的虛偽。他認為凡是聖賢豪傑忠臣義士都是非常重視情的。胡銓請斬王倫、秦檜等封事傳誦千古，因此而被流放過海，仍然正義凜然。當他被赦回時，却與一個黎族女妓戀戀不捨。為此朱熹曾慨嘆說：「十年泛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不少人也認為這是白璧微瑕。袁枚在讀胡忠簡公傳裏對此事大力翻案，認為請誅秦檜和愛黎情正是胡銓的一貫過人處。並且進而推論：「從古忠臣孝子，但知有情，不知有名。」可見在袁枚的世界觀中情字的重要。封建社會男女授受不親，袁枚却廣收女弟子，不顧物議，還劉女弟子詩來大加宣揚。

總的來看，袁枚提倡情欲的合理性，反對清教徒式的修養，公開承認自己好味好色好貨，這在當時很有點衝決封建禮教的大防而要求個性解放的味道。這種思想情趣可能和那時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萌發有關。但袁枚畢竟是封建社會靠科舉進身的知識分子，他的一切言行，必須從孔子那兒找護符，他說：「樂自尋孔顏，學不拘漢宋。」（七十生日作）「問我歸心向何處，三分周孔二分莊。」（山居絕句）以孔子的言行做保護傘而力圖衝破當時封建倫理（特別是宋、明理學所宣揚的種種扼殺人性的枷鎖）的束縛，來滿足情欲方面的要求，這是袁枚世界觀、人生觀的核心部分，對他的創作尤其是詩歌，影響非常深。

三

袁枚、蔣士銓、趙翼並稱乾隆三大家，蔣和趙又公認袁枚爲第一，兩家的詩集都請袁枚作跋。在袁枚前的王士禛倡神韻說，領袖詩壇幾十年。和袁枚同科進士而年紀大幾十歲的沈德潛提倡格律說，和門人一起選唐、宋、清等特別裁爲天下倡。王、沈都居高位，而袁枚雖以卑官早退爲詩倡性靈以和沈對抗，却天下風從，四方投隨園的詩逾萬首。袁枚的隨園詩話十分之九的內容是表揚同時的特別是沒有名望的詩人的佳篇警句。因此，隨園在詩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大，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市井負販以及外國使臣爭求隨園之詩。可見袁枚的詩作和作詩的主張吸引力之大。

袁枚對自己的詩是頗爲自負的：「僕詩兼衆體，而下筆標新，似可代雄。」（答程魚門）他所謂下筆標新就是提倡寫性靈，要有真性情，真感受，不必講境界的大小，格調的高下。他認爲寫詩要有天才，他說：「詩不成于人而成于其人之天。其人之天有詩，脫口能吟；其人之天無詩，雖吟而不如其無吟。」（何南園詩序）他認爲：「吟詩骨與神仙骨，一樣天生換總難。」（換骨巖）

要標新，就不要依傍前人的門戶、家數，袁枚說：「提筆先須問性情，風裁休劃宋元明。」（答曾南邨論詩）「我道古人文，宜讀不宜倣。」（讀書）他提出，只有寫真情實感，詩才有生氣，「品畫先神韻，論詩重性情。蛟龍生氣盡，不如鼠橫行。」（品畫）

袁枚雖然如此重視天才，但也十分重視學殖功力。他天分很高，讀書却很用功。他自述廿一歲借

了王際華手抄昌黎集久假不歸，詩學因之大進。他看到太守案上有他的少作，就取回來修改，並且感歎說：「花因早採香猶薄，琴是初彈手尙生。」（見太守案上抄枚文字……）他勉勵弟弟：「暫時染指休言味，終日淘沙自得金。」（書香巖詩後）他一方面強調「靈犀一點是吾師」，同時又「一詩千改始心安」。（遺興）袁枚一直寫詩到老，還勸人「莫嫌海角天涯遠，但肯搖鞭有到時」。（新正十一日還山）隨園詩話裏有幾段話，可以和以上所述互參：

子臣弟孝，做得到便是聖人；行止坐臥，說得着便是好詩。（補遺卷五）

後之人未有不學古人而能爲詩者也。然而善學者得魚忘筌；不善學者刻舟求劍。（卷二）

人閒居時，不可一刻無古人；落筆時，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學力方深；落筆無古人，而精神始出。（卷十）

詩如射也，一題到手，如射之有鵠，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其中不中，不離

「天分學力」四字。孟子曰：「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至是學力，中是天分。（補遺卷六）

袁枚既聰慧過人，又讀破萬卷，他寫詩「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做其體」。（姚鼐墓誌銘）袁枚自稱「詩備衆體」，其中包括兩方面意思，一是說體裁多樣，一是題材豐富。他說：

考據之學，離詩最遠，然詩中恰有考據題目，如石鼓歌、鐵券行之類，不得不徵文考典，以侈侈隆富爲貴。但須一氣呵成，有議論波瀾方妙，不可銖積寸累徒作算博士也。其詩大概用七古方

稱。(隨園詩話補遺卷二)

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詩備衆體」的含意。

袁枚認爲詩應以言情爲主，只有真情才易動人而且經久不忘。他說：

詩家兩題，不過「寫景言情」四字。我道景雖好，一過目而已忘；情景真時，往來于心而不釋。

孔子所云「興觀羣怨」四字，惟言情者居其三。若寫景，則不過「可以觀」一句而已。(隨園詩話補遺卷十)

袁枚今存詩將近七千首，其中大部分爲送往迎來傷離悼死之作。當日得名，主要靠這類作品。其中也不乏激動人心的深沉之作。如哭童二樹等。他的一些雜感或詠史的小詩如馬嵬、雞等作，命意新穎，善作翻案，給人以清新雋永之感，堪稱絕唱。

今天看來，袁枚詩最值得重視的有兩方面：一是早年關心民生疾苦諸作，如沐陽雜興、苦災行、捕蝗曲、沐陽移知江寧、俗吏篇、徵漕歎、南漕歎、捕蝗歌等。這些詩幾于一字一淚，直紹漢、魏樂府和杜甫、白居易等人的傳統而有他的時地特徵。這正是作者一顆循吏之心視民如傷的反映。其中俗吏篇痛快淋漓地訴說了縣官的苦悶，較之高適的「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的名句生動細緻得多。隨着生活的變化，這類作品在集中愈益稀少。晚年的端州大水行、貴人出巡歌雖題材相近，而沉鬱之氣不及早年。其次，袁枚沉溺于山水嬉游，祖國江山的奇麗，被詩人攝入篇中，形諸筆端，如得江山之助，幾于前無古人。他廿一歲寫的同金十一沛恩游棲霞寺望桂林諸山，刻露奔放，可見當時作者潛

心昌黎的痕跡。中年所作爲王壽峯題問天圖做玉川子，才力縱橫，直逼盧仝的險怪詩風。晚年縱游東南山水，妙作如林，如登華頂作歌、到石梁觀瀑布、觀大龍湫作歌、模山範水而以詼詭奇橫出之，令人神王，不由使人想起他在隨園詩話中所說：

詩雖奇偉，而不能揉磨入細，未免粗才；詩雖幽俊，而不能展拓開張，終窘邊幅。有作用人，放之則彌六合，收之則斂分寸。巨刃摩天，金針刺繡，一以貫之者也。（卷三）

若作七古長篇、五言百韻，卽以禪喻，自當天魔獻舞，花雨彌空。雖造八萬四千寶塔，不爲多也。又何能一羊一象顯渡河挂角之小神通哉？總在相題行事，能放能收，方稱作手。（卷八）

陶淵明寫過自祭文和擬挽歌詩，被人稱爲曠達。袁枚因爲相信胡文炳說他七十六歲該死的話，就預先做自挽詩，並且廣泛徵求朋友預寄挽詩屬和，姚鼐等都寫了。到了除夕未死，又寫除夕告存詩，這類詩題也算是別開生面。

但是袁枚以好色自豪，詩中也強調風情，有許多「尋春」的內容。直到六十多歲，朋友勸他不要再如此，他還強辯說：「若道風情老無分，斜陽不合照桃花。」這反映他生活的放縱，是不足爲訓的。

四

袁枚稱自己「好韓、柳亦爲除、臆」，（答友人某論文書）對自己的文章也頗爲自負，認爲超過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他說自己「幼饒奇氣，喜于論議」，（答程魚門）一點也不誇張。集中的郭巨

論、高帝論都是十四歲的作品。又如劉後主可比齊桓論、魏徵論、張良有儒者氣象論、駁唐鑑李德裕論、姚崇宋璟論等，都能自圓其說，力破成見。袁穀芳在小倉山房文集後敘裏稱讚袁枚的議論文說：

蓋嘗論文章之道有三：曰理學之文，曰經濟之文，曰辭章之文。所謂理學者，非皮傳儒先空談性命，亦非綴輯訓故注疏之瑣瑣者相考證已也。其所謂經濟，又不得以浮誕無實坐而言不克起而行者當之。至于辭章，則亦必有物有序，而詩富麗矜淹博者不與焉。予觀古今以來，其有兼三者而一之之人乎？無有也。乃今讀先生之集而知其爲信能兼之者矣。

袁穀芳的話雖有溢美，但強調隨園之文不悖孔孟之道，而又能跳出當時漢學、宋學的窠臼，還是符合實際的。

袁枚對詩和文的看法既有同處又有差異。他認爲：

嘗謂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僞，故曰詩言志，又曰修辭立其誠。然而傳巧不傳拙，故曰情欲信，辭欲巧，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古之名家鮮不由此。（錢嶼沙先生詩序）

然君有所餘于詩之外，故能有所立于詩之中。（蔣心餘藏園稿序）

枚讀書六十年，知人論世，嘗謂韓、柳、歐、蘇俱非託空文以自見者。惟其有所餘于文之外，故能有所立于文之中。（與平菴海書）

在要「真實」，要有「生活修養」（有餘于外），要注意技巧，這些方面，詩文是一致的。但文又有它的特殊性。「欲奏雅者先絕俗，欲復古者先拒今。」（與孫補之秀才書）強調古，這和論詩截然不同。姚鼐說

他「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可見袁枚的文是和他論文的觀點一致的。

袁枚對於古文很強調于古有據。文集前的「古文凡例」、若干篇文章後的「自記」，在在足以證明。我們就袁枚的幾百篇文章大體分爲議論、碑誌傳紀和抒情三類略加評論：

一、議論之文。袁穀芳所說的三者都屬於這一類。除了前面已涉及者外，袁枚精于吏治，洞察民隱，因此論述及此，有理有據，可信可行。文章則氣勢浩瀚而說理縝密，有賈誼、陸贄、蘇軾之風。如上兩江制府請停資送流民書、上陳撫軍辨保甲狀、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等等。

二、碑誌傳紀之文。這類文章在文集中是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好像那個時代人物的畫卷。如對達官貴人岳鍾琪、鄂爾泰、尹繼善、陳鵬年、李衛這些顯赫一時的人物，袁枚盡可能選擇一些生動的細節來描寫。如寫陳鵬年江寧繫獄時，李丞必欲置之死事；于成龍擒魚亮事等，使人如臨其境。寫這些人，袁枚在取材上力求生動細緻，而于立意處不得不歸美皇上，因此他寫到另外一些無官無祿的人就更渾灑自如。如弈棋天才范西屏、名醫徐靈胎、名廚王小余、奇士周少霞和活着出葬享受親朋路祭的汪壑庵等等，無不選取典型事例，運以生花妙筆，使人物躍然紙上。更爲重要的，袁枚寫一些州縣小官，既表現自己心目中的循吏，又暗中鞭撻上級大吏的顧預。如人所熟知的魯亮濟，代人受冤的楊鏡村，受知府壓抑氣憤而死的李晴江，堅決反對取媚上官的諸羅令朱山，制服紅毛大軍的印光任，不畏強禦的張郎湖，幕府奇才潘荆山等等。今日讀之，猶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而書麻城獄事一文寫盡枉濫之害，

文中所述總督邁柱之剛愎遂非，生員楊同範之陰狠狡詐，廣濟試用縣令高仁傑之嚴刑逼供以圖迎合上官俾早日得轉正等等情事令人髮指。抒發了袁枚對吏治窳敗的憤慨。袁枚在寫這類文章時，刻意師法司馬遷、韓愈、柳宗元等人。如寫于成龍傳，詳寫了魚亮事，而于傳後說：

江寧人傳公魚亮事甚著。考澤州相公、毛稚黃兩傳皆無之，故別立一傳，不使文人釣奇獨病太史公云。

至于書馬僧則尤爲奇特。廚者王小余傳頗有柳宗元梓人傳的氣息，而石大夫傳則爲游戲筆墨欲與昌黎毛穎傳爭奇鬪勝。他的駢體文也寫得氣勢雄渾，直追六朝。姚鼐謂袁枚文章「通乎古法」，隨處可以證明。但袁枚文章也充滿了自己的時代氣息，並不是機械地模倣。

三、抒情之文。袁枚的抒情文，如祭文之類，寫得感情極其深摯。如人所習知的祭妹文，用韓愈祭十二郎文的至親不文的原則，不用韻，不雕琢，只就日常瑣事着筆，自然感人。祭程元衡文、祭陶西園文、祭薛一瓢文、韓甥哀詞等等，讀之無不催人淚下。而一些詩文集的序裏也飽含傷逝悼往之情，有它的獨到之處。

袁枚的文章在當時影響也很大。胥繩武寫詩誇讚說：

不爲韓柳不歐蘇，真氣行閒辟萬夫。所說盡如人意事，此才豈但近時無？掃除理障言皆物，游戲文心睡亦珠。喜是名山藏未得，傳抄今已遍寰區。

聲名在世任推排，自擅千秋著述才。天爲斯文留此老，我思親炙待將來。風迴海上波爭立，